

校园紫贝壳

鸡毛蒜皮 与幸福

主编：胡晓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紫贝壳

题词 (910) 目录附录年图

鸡毛蒜皮 与幸福

主 编：胡晓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鸡毛蒜皮与幸福 / 胡晓华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5

(校园紫贝壳)

ISBN 7-204-08356-3

I. 鸡... II. 胡...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521 号

书名: 校园紫贝壳

主编: 胡晓华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北京沐灿文化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印张

字数: 20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书号: ISBN7-204-08356-3/I·1761

定价: 668.00 元(全 24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CONTENTS

- 鸡毛蒜皮与幸福 刘燕敏(1)
- 被拆掉两次的亭子 威廉·贝纳德 张玉 / 译(3)
- 追逐汽车的女子 叶倾城(5)
- 没有一种爱的名字叫卑微 倪思言(8)
- 一张罚单 佚名(14)
- 爱与枪眼 叶广岑(17)
- 没有什么能阻挡你奔向幸福
..... 罗伯特·J·迈克马伦[美] 梅子黄时雨 / 编译(19)
- 最准确的回答 佚名(22)
- 博爱之误 佚名(24)
- 水的眼泪是什么 余同友(26)
- 面对作弊,他将头转向一边 佚名(29)
- 你令爱了不起 包利民(33)
- 天才的造就 刘燕敏(37)
- 天生美丽不是骄傲的资本 佚名(39)





半碗樱桃之爱	那女·可人(41)
墙那边是什么	李健(44)
最好的父爱是爱孩子的妈妈	池培莲(46)
你看出了一条狗的寒冷	韩少功(48)
一个民工欣慰与悲哀	伐檀(50)
爱的呼唤	秋水无痕(52)
有些人放在唇边	易流沙(55)
美分和决心	张煜(57)
扫除腻粉呈风骨	(61)
莫让老鼠变老虎	(66)
越狱	荣素礼 / 编译(69)
手机和座机	朱辉(72)
没认出妈妈	李清泉(74)
花儿在开放,只是你看不见	赵俊辉(76)
神的考核	佚名(78)
人世的花朵	陈刚(80)
甬放弃第十八次	(85)
背后的阳光	廖学专(88)
记得那只鸭子吗	理查德·霍夫勒 旅游编译(92)
目光所及的地方	莫小米(94)
温故而知新	(96)





影子	宇原(99)
面对尴尬	(101)
总统的心伤：女儿是我永远的痛——法国总统希拉克家事揭秘	温水鱼 / 编译(104)
兑现诺言	刘燕敏(114)
杏树的回忆	包利民(117)
可有可无的东西	佚名(121)
享受就好	夏景(123)
挫折是福，有破灭才会有重生	恭小兵(125)
一个德国青年的中国乡村教育梦	蒙令华(133)
拒绝研究生	(137)
我们是兄弟	伟欣(140)
美丽的护士	陆勇强(142)
男孩背上的鞋印	王梅芳(144)
最动人的生活姿态	雪小禅(146)
善念的回响	马德(148)
垃圾里的幸福之音	叶弥(150)
执著	周学珍(153)
愧对感恩	姜夔(155)
突然怀念	不语不行(158)
勇敢的父亲	范春歌(161)





一只鸡蛋的距离	段奇清 (164)
我们比韩国人少了什么	张宏杰 (166)
历史无言	(172)
这个世界的贫穷与富有	马德 (176)
网络时代的阅读生活	沉舟 (178)
读书人的幽默	王枚 (181)
生死跳伞	苏景义 (183)
我们的孩子何时长大	徐勤 (185)
电报大楼的钟坏了	(188)
成功就是简单地重复做	天若有情 (191)
我是一只想死的“老鼠”	佚名 (193)
特困户	李成吉 (196)
最需要坚守的职业	游宇明 (198)
陈建功进大饭店	(200)



鸡毛蒜皮与幸福

○刘燕敏

2004年3月17日，美国情报部门截获两份电子邮件，邮件的主人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女儿拉娜和她的密友阿伊莎。前不久，英国《太阳报》刊登了这两封信。拉娜的信写道——阿伊莎：阿布杜拉国王总算正式收留了我们，居住条件也有了改善，热水已正常供应。虽然我们还不能自由活动，但至少安全有了保障。昨天，红十字会的官员带来一封信，说父亲的精神并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糟糕。感谢真主！能让我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现在我正在考虑写一封既能通过检查，又能给父亲安慰的信。他太需要我了。另外，军管处已允许我们其中的一人回伊拉克与律师接触，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一切都在好转，感谢您的支持！

阿伊莎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位公主。她的信是这么写的——拉娜：我烦透了，所有的仆人都再跟我作对。我要的是凉咖啡，端上来的却冒着热气；我最讨厌带奶油的芝麻点心，而他们送来的偏偏就是这种东西。我的卡罗里也堕落得让我伤心，昨天，它竟从外面叼了一只仆人的鞋子回来。今天，班斯玩水果刀划破了手，服侍他的六个仆人已被我全部辞退，他们是一群我





所能见到的最无责任心的家伙。明天我准备到班加西去,如果日子再这样下去,我非发疯不可。祝你好运,真主保佑你。

对比这两封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现了衡量幸福的标准: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我们不应看他拥有多少高兴的事,而应看他是否正为一些小事烦恼着。只有幸福的人,才会把无关痛痒的事挂在心上,才会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感;那些正经历着大灾大难的人,是无暇顾及这些小事的。也因此,只有像拉娜那样,在失去了幸福以后,才会发现它们曾经存在。





被拆掉两次亭子

○威廉·贝纳德 张玉 / 译

墨西哥总统福克斯以诚实守信的品德而受到国人的尊重，他一生做人的原则就是两个字：诚实。正是这样的人格品质，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推销员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统。

一次，福克斯受邀到一所大学演讲，一个学生问他：“政坛历来充满欺诈，在你从政的经历中有没有撒过谎？”福克斯说：“不，从来没有。”大学生在下面窃窃私语，有的还轻声笑起来，因为每一个政客都会这样表白。他们总是发誓，说自己从来没有撒谎。

福克斯并不气恼，他对大学生说：“孩子们，在这个社会上，也许我很难证明自己是诚实的人，但是你们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诚实，它永远都在我们的周围。我想讲一个故事，也许你们听过就忘了，但是这个故事对我却很有意义。”

——有一位父亲是一个农场主。有一天，他觉得园中的那座亭子已经太破旧了，就安排工人们准备将它拆掉。他的儿子对拆亭子这件事很感兴趣，于是对父亲说：“爸爸，我想看看你们怎么拆掉这座亭子，等我从寄宿学校放假回来再拆好吗？”

父亲答应了。可是，等孩子走后，工人们很快就把亭子拆掉





了。孩子放假回来后，发现旧亭子已经不见了，他闷闷不乐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对我撒谎了。”父亲惊异地看着孩子。孩子继续说：“你说过的，那座旧亭子要等我回来再拆。”父亲说：“孩子，爸爸错了，我应该兑现自己的诺言。”这位父亲重新召来工人，让他们按照旧亭子的模样在原来的地方再造一座亭子。亭子造好后，他将孩子叫来，然后对工人们说：“现在，请你们把它拆掉。”

——福克斯说，我认识这位父亲，他并不富有，但是他却在孩子面前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学生们听后问道：“请问这位父亲叫什么名字？我们希望认识他。”福克斯说：“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儿子还活着。”“那么，他的孩子在哪里？他应该是一个诚实的人。”福克斯平静地说：“他的孩子现在就站在这里，就是我，墨西哥总统福克斯。”

福克斯接着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愿意像父亲对我一样对待这个国家，对待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台下掌声雷动。

点评：将一座亭子搭建两次，绝不仅仅为了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更是为了满足一个成人自我完善的道德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失信会增大交际成本，会使许多简单的事变得艰难甚至不可能。所以，一个希望得到社会尊重和支持的人，是不愿意牺牲诚信原则的。

在园子里重新拆掉一座亭子，就在孩子的心里重建了一座亭子，这座亭子就是一个信念——对诚信的信念。



追逐汽车的女子

○叶倾城

割爱，

就一定不能如拈去一片花叶般轻松微笑

没有人能忽略这样一张脸：泪痕纷披，呜咽声声：“求求，求求你们。”褐发在颤抖，墨镜里，藏着一双红肿、深陷、因绝望而绝美的眼睛。

她叫苏珊·史密斯，她说，那原本是一个温凉秋夜，她开车带着3岁和14个月大的两个孩子，行驶在静谧的公路上，忽然一个歹徒窜上了车，持枪威逼她下车，然后带着她的孩子们扬长而去。

而她只能无助地站在路边，对瞬间消失的车子挥手，喊道：“再见，宝贝们，妈妈永远爱你们。”而黑暗冰寒无尽。

全美国都为她哭泣祈祷。

却有一个女子投书电视台：苏珊在说谎。女子说，她也是一个母亲，也曾如山崩石裂瞬间，下车问路，一转头，数步开外的车子被人开走，而车上，有她还是幼婴的女儿。

她说她疯了一般扑向大团尾气和泥尘，手袋脱手而飞，惨





嚎大叫，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旁人也听不懂——她是华裔美籍，此刻却忘尽英语，只用母语声声狂呼：“救命，放下我的孩子。”

高跟鞋妨碍她，一把拽脱劈手掷出去。她死命追赶，忘了人的速度不能与车辆抗衡，看不见脚下的石砾、玻璃屑、柏油，惟一的念头就是：救回女儿。她只是一个纤弱的亚裔女子，那一刻却如豹如鹰，连歹徒也被吓到了，弃车而逃。而她裙摆全撕，脚踝扭伤，脚底流出殷红的血。生死教会她锐利果敢，所以她说，那一刻，没有一个母亲，会如苏珊般高贵沉着。

九天九夜的追捕，孩子们找到了，不在暗夜不在森林，而沉在冰冷的湖底。苏珊终于向警方自首，的确是她，因为一点情欲的贪念，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

1994年的事了，偶尔在一本书里，读到前因后果和那陌生女子的信。我低了低头，其实并没有泪。我想我懂。

我尚不曾为人母，也不曾遭逢死亡，我却曾站在高处临下，看着爱人轻快远去，仿佛有鹳雀在他鞋底翻飞，他是急着赶赴另一个女子的约会吧？真相凄厉地，直逼眼前。不是不知道，在泪落之前应该说再见。我却做不到，因为我爱他。

我开始虚伪，听着谎言却装作一无所知；我学会窥探，四处打听如蛇之祟行，我十分看轻自己；我的故事越编越好，好莱坞金牌编剧也没这般丰富多彩，只为让他多留一分钟。

最后，我打了他一巴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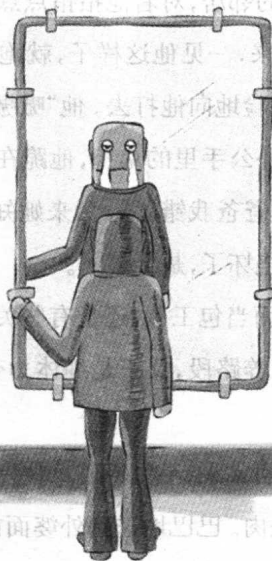
真是干脆痛快，是一切一切的收场。出手的瞬间，像那位绝



望的母亲,远远掷出她的高跟鞋。掷中没有?并不重要。

有多爱,就有多不舍;有多温柔,就有多暴烈。爱得唇边有血,眼中有泪,胸口有纠缠的爱与痛,爱到如连体婴般骨肉相连。割爱,就一定不能如拈去一片花叶般轻松微笑。

明知留不住,收不下,却不能自控我颠倒狂乱的脚步。那一遭,我是夜深街上追逐汽车的女子。而我无声的哭泣,他没有听见。



校

园

紫

贝

壳

系

列



没有一种爱的名字叫卑微

○倪思言

从她记事时起,大舅就好像不是这个家的人。记得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刚被收容所送回了家,和街上的叫花子没有多大的区别。外婆在屋里大声地骂,他蹲在一旁小声地哭,像受伤的小动物。那么冷的天,身上只有一件破破烂烂的单衣。门口围了一群好看热闹的邻居,对着他指指点点。

不多久外公回来,一见他这样子,就跑到门背后去拖了一根扁担出来,劈头盖脸地向他打去。他“嗷嗷”地叫着,却不敢躲闪。爸爸冲上去抢外公手里的扁担,他跪在地上含糊而大声地叫着,仔细地听,是“爸爸我错了”。后来她知道,那是她大舅,小时候生病把脑子给烧坏了,是个傻子。

外公那时在外面当包工头,还是有些关系和财力的。没多久,就将大舅弄到了养路段,反正是纯体力劳动,傻子也能干得下来。

大舅于是常常回家来,手里拎着单位发的东西,有时是油,有时是水果,有时是肉。巴巴地送到外婆面前,却还是常常被骂一顿。她当时年纪小,觉得外婆一定是大舅的后妈,否则怎会如此待他。直到成年,她才知道,亲人之间也有世态炎凉。

大舅待她也是极好的,每次回家总不忘给她带上些好吃



的,糖葫芦、棉花糖、大苹果,开始她很高兴,但年纪慢慢大了,她也就不太稀罕这些小玩意儿了,也开始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冷眉冷眼地对他。一年年地过去,大舅一直是家里可有可无的编外成员,没人心疼注意他,都希望离他远远的,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那年的冬天好冷。年前,外公去世了。

刚从殡仪馆出来,全家人就聚在一起讨论财产问题。外公的骨灰盒静静地放在一边,上面是他的遗像,冷冷地注视着这一群被称为儿女的人。妈妈和爸爸在外地,没能赶回来。看着那些争得面红耳赤的容颜,她突然觉得好陌生好可怕。

就在战争已经进行到白热化,几乎要诉诸武力的时候,一旁突然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号哭声。房间静了下来,她看见大舅正跪在外公的骨灰盒前,号啕大哭,就像多年前第一次看见他跪着说“爸爸我错了”一样。忽然,她的眼眶就热了。父母长年在外,她一个人待在这个并不温暖的大家里,不是不觉得寂寞的,只是她已经学会用疏离和冷漠来包裹自己。这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比自己更孤独更缺少关爱的人。他也是她的一个亲人。

没多久,父母回来了。妈妈脸色蜡黄,一见到外公的遗像就昏了过去。在医院里,她听见医生和爸爸的谈话,知道妈妈得了绝症。家里存折上的数字哗哗地往下掉,妈妈却一天比一天虚弱。她天天陪在妈妈身边,那幢大房子里的亲人,仅仅礼节性地来过一次。只有大舅,常常会下班后过来,一声不吭地坐在旁边





陪着她们。

家里的财产之争还在进行。而他们这里，却等着那笔钱救命。爸爸每天四处求人，希望他们能够快点达成协议，或者先支一部分钱出来给妈妈治病。但得到的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谁都说做不了这个主。他们像推皮球一样，将爸爸推来推去。最终，协议还是达成了。大舅是傻子，而她家急需用钱，不可避免地，他们得到了最少的一部分，因为算准了他们不会再闹。那是一幢位于城郊的年久失修的房子。那天，她听见爸爸在和大舅商量，说要将房子卖了换成钱，一人一半。家里的钱已经用得干干净净了，而医院那边却似一个无底洞。大舅傻傻地笑着，含糊地答应道：“好！”她在屋里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房子终于卖掉了。爸爸当着大舅的面，把钱数成两份，用报纸包着，将其中的一包递给了大舅，然后揣着另一包急急地带着她往医院赶。刚走出楼道口，就听见后面有脚步声追来，还有含糊不清的叫她名字的声音。她一惊，心头一冷，医院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再不交钱就要停妈妈的药了。她扭头看爸爸，也是面如死灰。

大舅跌跌撞撞地跑到他们面前，不由分说地将自己的那包钱塞到了爸爸怀里，嘴里含糊地说道：“先，先治，治病。”爸爸一下子呆住了，这么多天来，面对的都是一张张冷冰冰的脸，何曾想到，最危急的时候，伸出援手的，竟是这个傻子。爸爸哽咽着接过钱，正准备说些什么，大舅却又转身蹒跚着走了回去。她看见，常年体力劳动的大舅，身形已经有些佝偻了。